

血 喋 城 甬

胡章生著

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血喋城角

胡章生著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 周 骏
封面设计 张 悦
扉页题字 薛 驹

甬城喋血

胡章生

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(杭州武林路125号)

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(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)

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8.75 字数186000 印数00001—10500
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339-0350-1/I·325 定 价: 3.50 元

内 容 简 介

本书是描写宁波早期工人运动的长篇纪实小说。

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，甬城工人阶级忘我投入北伐战争。蒋介石叛变革命，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，甬城工人阶级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，又一次展开了惊心动魄的生死斗争，鲜血洒遍甬城，染红了甬江，事迹可歌可泣。

书中塑造了王鲲、陈金水、方秀莉等一大批共产党人和工会骨干分子形象。材料丰富，感情真切。

序

赵景棠

《甬城喋血》是我省工运老战士胡章生继长篇小说《最后杀手》之后的又一部至诚之作。薛驹同志专门为此题写了书名。该书的出版，有助于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一代了解工人运动的历史，激发爱国、爱社会主义的热情。这是一部缅怀先烈、矢志奋斗的生动而形象的教材。我怀着喜悦的心情为此书作序。

本世纪二十年代，是我省工人运动最为活跃的时期。宁波一批工人阶级的优秀儿女在这时期中，抒写了一页页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。像宁波地下党的负责人杨眉山、年轻的工人运动领袖——宁波总工会委员长王鯤、工人纠察队长熊双福等，为了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，挺身而出，英勇不屈，虽九死而无悔。在他们身上，体现了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钢铁意志，闪耀着共产党人的夺目光辉。该书形象地再现了宁波这批革命志士抗剥削，反压迫，争取自由、独立，前仆后继，英勇斗争的历史。

本书结构精巧，高潮迭起。既有对旧宁波阴暗世事的揭

露，又充分展现了仁人志士的正义斗志；既描绘了反动统治者阴险毒辣的嘴脸，又热情歌颂了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者的机智勇敢和顽强毅力；既有对反革命牢狱和刑场的阴森恐怖的真实勾画，又悉心表现了革命者反桎梏、抗强暴的凛然正气。甬城虽小，但工人阶级在这里展开的英勇斗争，却是整幅新民主主义革命壮丽画卷的缩影。

本书所展现的新与旧，光明与黑暗的斗争历史，再次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：工人阶级为争取自由、独立和解放的事业，虽然曲折复杂，艰苦卓绝，但却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；工人阶级必然能达到自己的目的。

古稀不言老，余热犹生辉。本书作者虽已年过七旬，但他怀着毕生为工人阶级服务的心愿，克服文化程度低和精力不济等困难，近年来陆续将自己长期收藏的工人运动资料 and 老前辈、老朋友的回忆、谈话材料整理出来，写成纪实性小说，公诸于世。真是有志者事竟成，终于取得了可喜成果。庆贺之余，衷心祝愿作者巧于构思，勤于笔耕，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。

1989年4月

第 一 章

一

1924年，严冬的一个破晓。

甬城县西街，有两间矮平房。墙壁裸露着破碎不全的空心龙骨砖，排门的木板破破烂烂，裂缝处可以伸进指头。门框上方，钉着一块长方形的木质招牌，上面写着“四明轩茶坊”五个字，因为时间长了，加上风吹雨打，木板发黑，墨汁退了色，要不是仔细辨认，字迹已经看不大清楚。店堂靠里面，有一座两个火门的茶灶，壁架上放着茶壶、杯子等茶具。正中壁上贴有熏得黄里带黑的一张关公像。像的两旁贴着一副“桃园结义动山河”、“同心协力建春秋”的对联。室内摆着四张破桌子和十多条可以两人并坐的旧长凳。里角放有扁担、绳索。在屋柱上还挂着“三和轿行”字号的两盏纸灯笼。

这家小茶坊，白天是一般下层市民喝茶聊天的处所，夜间便成了没有家室的苦力工人歇夜的地方。那些抬轿子的、拉黄包车的和做挑夫的穷苦人，长期在这里过夜。他们几乎

个个都只有一身破衣烂衫，日当衣裳夜当被，有的蜷缩在桌子上，有的卧躺在桌子底下。其中也有些人弄来一些麻袋片或是破棉絮遮身，但在隆冬寒夜，照样冻得似卧在冰块上一样，浑身颤抖着难以入睡。

微亮的晨光，刚刚从破壁缝里射进黑魆魆的屋里，有个年岁稍大一点的年轻人就一骨碌从桌上坐了起来，高声地喊着：“起来啦！大家早点出轿去，今天江东皮老板家全家要去天童寺拜菩萨，求子求财呢！”这是抬轿工人陈金水，二十五岁左右年纪，长着一副方盘而略显瘦削的脸面，两道浓眉，笔正的鼻子，粗壮而浓密的头发下，一双眼睛显得更加明亮，真诚、正直、好义的内在气质溢于言表。由于他是和衣而睡，也用不着再穿戴，只是把头上戴的那顶破毡帽压压牢，再把腰间那条与满是补丁的短袄同颜色的围衣布，用力地扎扎紧，穿上一双草鞋就完事了。

今天与陈金水搭班的叫林兴成，是个二十刚出头的青年人，剃着光光的头，圆滚滚的脸面，大而微突的眼睛，给人一种稚气犹存的感觉。

他们一共四人，冒着寒风走出门后，就急匆匆地到三和轿行抬了两顶专供上等人坐的御座轿，飞快地直奔皮公馆而去。这种轿型是近几年才设计制作的。轿柱、轿壁、轿窗以及从轿顶到轿底，都用硬木雕出花草、鸟兽，轿篷是用漆成淡黄色的小牛皮做的。为使坐轿人能观赏外景，两侧和前面的轿帘子都镶有一块一尺多见方的透明的明角，轿里的靠背、坐垫，直到脚踏板都铺着软绵绵的彩色丝绒毯子。还用从外国买进的弹性很强的柳桉长条木做成抬轿杠子。这样，轿夫走在高低不平的道路上，坐在轿内的人就很少有震动的

感觉，十分舒服。不过轿子本身的重量就有一百多斤，全苦在抬轿人身上。

天空乌云密布，严寒的狂风凶猛地朝陈金水他们抬着的轿子刮来，对他们的行进产生了极大的阻力。坚硬的雪霰扑打在他们冻僵的脸上，像针刺般疼痛。

皮公馆，坐落在江东敬驾桥畔，是甬城大丰纱厂资本家皮老板的宅邸。屋宇外观十分华丽、讲究。石库墙门，门厅宽阔。门口有一男仆守候着，大约四十来岁，身穿旧的布棉袄、布棉裤。由于戴着宽大的布棉帽，看起来这人的脸面较短较圆，本性还厚道。陈金水说明了来意，守门人便以和善的口气，要他们把轿停放在门厅下，就进去通报了。过了一会出来回话说，要大家静候片刻。

看看等了一个多时辰，还不见皮老板出来，陈金水再次恳请那侍仆帮个忙，进去催一声，请皮老板快上轿。

那仆人皱了皱眉头，为难地解说：“昨晚，老爷为应酬道台衙门和警察署的老爷在外举行宴会，酒后又打麻将到深夜。回到家里，又碰上大太太和三姨太打架，一夜没睡好。看来，今天出轿的时辰要推迟了。”

陈金水他们听了，心想，若是另外再去兜揽主顾，一天半日恐难找到，没办法，只好耐着心再等待。

守门人所说的情况完全属实。皮老板正在为两个太太吵架懊恼着呢。

他的三姨太白常春原是本埠建阳里一家高等妓院里的艺妓，堂名叫白牡丹，才二十一岁，半年前皮老板花了千两白银把她赎到家来，改名白常春。

由于皮老板十分宠爱白常春，不久前曾带着她到上海游

荡半月，买回来大量的服装和金银饰品，这就大大地冷落了
他的大老婆范亚美。而范亚美本来生性嫉妒、粗俗而泼辣，
又遇上这几天打麻将连续输钱，无钱去翻赌本，心情十分烦
躁，不觉醋意横生。昨天趁着皮老板不在家的时候，她怒气
冲冲地赶到白常春的内房，一句话没说，起手就是一记耳
光。白常春哪肯甘休？顺势一把拉住范亚美的头发，就狠命
地挖她的脸皮，嘴里大骂着：“你个臭货，你个偷男精！”
范亚美当场受辱，更是怒不可遏，一手抓住白常春的耳朵，
一手打她的嘴巴，一面痛骂：“妓院贱货，臭婊子！”两人
扭成一团，头发蓬乱得看不见人面，谁也不肯松手，骂声、
哭喊声、劈劈啪啪的打人声混在一起。打过来，扭过去，把
橱门玻璃、梳妆台镜子、房间用具，以及贵重的摆设，都打
得粉碎，飞撒在地上的女人裸体照片被踩得面目全非，整个
房间如同经受了一场浩劫。

男仆女侍们闻声赶来，但谁都不敢上前劝解，怕招来祸
害，只能是远远地站着喊劝：“好啦好啦，两位太太别再打
了，有事等老爷回来再说……”

皮老板总算回来了，推进门，见状并不十分着慌。因为
他家有六七个妻妾，打架闹事经常发生，看惯了，也就习以
为常。资本家娶三妻纳五妾，看来是作乐，其实，未必是享
乐。资本家的宗旨，一切都是为了赚钱，妻妾既是他们的私
有财产，也是他们赚钱的活工具。皮老板当然也不例外，他
是想通过这些女人对他做生意、发大财起到作用，因此吵架
闹事根本不当一回事。他心里暗暗想着：虽然打坏了一些
房间用具，但只要在全厂几千工人的头上稍许刮得紧一点也
就是了，况且眼下棉纱涨势迅猛，是经商一本万利的黄金时

代。损失一点家具真是区区小事，微不足道。于是，就喝令女侍们硬是把这两个扭成一团的女人用力拉开了。

可是，在皮老板所有的妻妾中，最难摆布的也就是这两个老婆。拉开了这个，那个又赶过来扭打，拉开了那个，这个又扑了上去，而且骂的话越来越难听，使皮老板也感到难以弹压下去。

皮老板心里十分清楚：范亚美这个女人很不好惹，个性粗俗、蛮横，以前她与德士古洋行里的一些洋人鬼混，她的哥哥又是会伊道署的官老爷，所以不得不对她惧惮几分。而白常春呢，也是个难碰的马蜂窝。她是甬城军政界的一些头目所青睐的女人，特别是白常春的老主顾、拥有实权的上层官僚政客吴乃均，至今还有来往。要是万一与白常春闹翻了，必然会落得个人财两空。

究竟怎样才能平息这场风波？皮老板煞费脑筋地想来想去，突然心里一亮，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。因为近几天范亚美屡赌屡输的风声，早已传到皮老板的耳朵里。她无非是因为缺少赌本而寻衅闹事的嘛，这有何难？他故意装作怒冲冲的样子，一把将范亚美拉出房外，避开白常春的眼睛，很快从衣袋里取出一张五百元的银票，偷偷地塞到范亚美的手里，甜言蜜语地哄着说：“你去吧！今晚好好睡一觉，可能明天会碰个好运道，把以前输掉的钱统统赢回来。”这一招果然灵验，范亚美把银票往袋里一塞，扭着屁股走了。皮老板立即返身进房，驱散女侍，把白常春搂在怀里，抚慰了一番，才宽衣解带，上了床。这时已经是快天亮了……

那管门的仆人见陈金水他们已等得很不耐烦，又同情又为难地说：“你们抬轿的赚几个钱也不容易，可现在老爷正

与三姨太一起熟睡，我这个做佣人的实在不敢去惊动他们的好梦。依我看，你们还是再耐心等待一会吧。”

陈金水他们等着，等着，直等到已过晌午时分，又冷又饿，实在忍耐不下去了，便再次恳求那男仆去询问皮老板：

“天时已经不早，要是再等下去，白天就赶不到天童寺；如果改期拜佛，那我们就把空轿子抬回轿行，不再等了。”

男仆只好硬着头皮进去传告轿夫的催促。皮老板此时正斜靠在烟炕床上吸鸦片烟，听了仆人的禀告，斜眼瞟向白常春，见她尚在一件件地挑选、更换衣装，又要侍女为她梳头。梳好后，她又端着镜子照了好一会，还是不满意，骂女仆呆笨，命她打开发髻重新梳理。这样，将发型改过来换过去地变了好几次，最后梳成了对称的双髻式样，烘托出她的一脸娇容，这才认为尚可。然后再叫下人给她换鞋、穿袜，弄得一群侍女们腰酸背痛地忙了大半天。

接着，白常春亲自往脸上抹了香粉，上了胭脂，涂了血红的唇膏，搽了猩红的指甲油，又开始更衣。她上穿一件西装领紧束腰的淡粉红色中西结合的短袄，下着一条齐膝踝的浅蓝色毛绒短裙，外披淡黄色四方彩格的直统大衣，腰系索带。头戴玫瑰花朵式样的斗帽，帽檐四周特意露出乌黑的头发。脚穿玉色的真丝长统袜子，淡黄色的羊皮小靴。这副异样的装饰，她满以为能惹人眼目，讨人称赞。

皮老板一看白常春这副洋式打扮，为了两人穿着的和谐，也就脱下了中式服装，换上了一身淡青灰颜色的全新西装，大红格子领带，西装上衣的右上角小袋里，插着一方翠绿色的手帕，露出燕尾形的两个角，脚穿桔黄色的皮鞋。

可是白常春还是站在着衣镜子面前，照过来，照过去，

犹豫不定。因为这套衣衫属于秋季装饰，与眼下严冬季节极不相称，不但不能出新，反而会使让人觉得是翻不出冬装，特别是感到不能显露她风骚的体形。为此，她又要重新更换衣衫。皮老板虽觉烦恼，也只好耐着性子等待。

一切准备就绪，一伙人才簇拥着皮老板、白常春，沿着走廊出来。

皮老板年纪已经四十开外，头发已秃到顶部。尖削的脸盘，灰白的面色，倒挂“八”字形的眉毛。一副滴溜溜的眼珠总是贪婪地转来转去，显出一种奸刁、阴险的神色。

年才二十一岁的白常春，穿一件翠绿色织花缎紧身旗袍，上面绣有白色牡丹花图案，收紧着胸衣，胸部高高耸起。旗袍外披着紫红色丝绒的披风，下着姜黄色镶湖蓝花边的丝棉短裤，短裤下露出长统真丝透明袜子。嘴唇涂得血红，一双盈亮的眼睛满含着勾魂摄魄的柔光，做出一副娇滴滴的娇羞模样。

待两人跨进轿门，放下轿幔，陈金水他们立即抬起轿子，往天童寺而去。

轿后跟着的是皮老板的亲信随从施璜和几个保镖。

施璜这个人，由于一向吸鸦片，上赌台，嫖女人，生活腐化，精血耗尽，明显地青春早衰，长着一副瘦长的躯体，除了骨架，净是一张黑皮，刮不出四两肉；两肩高耸，项颈细长，一张倒竖三角形的脸面，虽然只有三十岁年纪，脸上已起皱纹，牙齿黄而不全。因为眼睑睫毛开始脱落，眼睛很怕亮光，稍一见风就淌泪，所以常把一顶鸭舌帽的帽檐压得低低的。两只小小的三角眼里，总是闪着像是鬼火般的蓝光。此人生性奸刁、阴险，对上拍，对下压，活脱脱是皮老

板所豢养的一条摇尾乞怜的看家狗。

施璜与皮老板带点姑姨亲戚关系，名义上是大丰纱厂经理室的文书，实际上是皮老板的谋士，专门担任出谋划策的角色，成天绞尽脑汁地压榨工人的血汗。所以工人们吃足了他的苦头，对他恨得咬牙切齿，而皮老板却把他当宝贝，任凭他玩女人，逛赌场，发横财，敲诈勒索，为非作歹。在后来逐步兴起的甬城工人运动中，他与皮老板一搭一档，使尽了鬼魅伎俩，最终成了工人們的死对头，这是后话。

二

时近傍晚，雪越下越大，风雪弥漫了原野。路上的积雪足有半尺厚，反映出白蒙蒙的光亮，天空反倒显得更黑沉沉的了。刺骨的寒风，冰凉的雪片，吹打得陈金水他们的脸皮像是刀刮一样疼痛。路面已经辨不出高低，加上他们中午没有吃过东西，忍饥熬冻了一天，轿夫们的肩上还得压着两百多斤的重负，高一脚，低一脚，禁不住双脚直打抖。

轿子抬到半途的小白岭顶峰，轿夫提出在此少许歇息一会脚再走。皮老板不但不允许，反而破口大骂：“你们这些懒虫，要是给我错过了求子求财的时辰，我就给你们点颜色瞧瞧！”轿夫们为了挣那几个可怜的工钱，只好忍气吞声继续往前捱。这时，有两只乌鸦跟随着轿子行进的方向低空盘旋，不时发出饥饿凄凉的惨叫，更勾起了陈金水他们的惆怅、感伤和气愤之情。

甬城距位于太白山麓的天童寺有四十多华里路程。黄昏时刻，轿子总算艰难地抬到了天童寺。

名刹天童寺，堪称建筑宏伟，寺内分天王殿、佛殿、法堂、御书楼、面壁居等，殿、堂、楼、阁、居、轩共有九百九十九间，占地总面积达五万八千多平方米。整个殿堂画栋雕梁，飞檐耸脊。民间有个传说：当时有僧人义兴，云游到此，结茅开山，建造精舍，日夜虔诵经佛。天长日久，感动玉帝。玉帝命太白星君化为童子，从天而降，为义兴僧侍给供奉。精舍造成，太白童子腾天返归，故得名天童寺。

另有一种说法是，著名义侠葛洪，武艺高超，能飞檐走壁，性情正直刚毅，对贪赃枉法、欺压百姓者嫉恶如仇，经常干一些除暴安良、劫富济贫的义举。他后来炼功成仙。平民百姓为敬仰葛仙翁，就在天童寺背山面灵峰建造道观，早暮朝拜，香火极为旺盛。而仅有一山之隔的天童寺因此变得香火寥寥，施主断绝，冷冷清清，寺中僧人衣食无着。面对此境遇，有个老和尚心生一计，令一小和尚背负韦驮佛塑像，插着三支棒香，胸前挂一个木鱼，到甬城一户大财主家门口，盘膝席地而坐，手敲木鱼，口念佛经，连续七天七夜不走。财主给钱也不要，只说是天降劫数，财主家必有血光之灾，全城亦有大祸临头。财主听此恶言毒语，火冒三丈，要捉拿疯僧送官法办。小和尚听了拔脚就逃，财主带着一群家奴紧追不舍。一追追到一处转角树荫下，小和尚踪影全无，只见山麓小路边，落有一只僧鞋。财主认明了小和尚的去向，一直追进天童寺后殿，见到一尊和尚模样的泥塑佛像，一足穿鞋，鞋子满沾湿泥，一足失鞋赤露。财主将它与路边拾到的僧鞋细细比较，成对无异，不由大为惊讶，以为刚刚遁去的小和尚原是天童寺活佛的化身，立即扑翻在地，祈求活佛保佑，免灾祛难。同时就以此为由，强令民间集

资，重修庙宇，再塑佛像。这样一来，不但吸引来了大批的信佛之人，而且这位财主也从中捞到了可观的钱财。

天童寺兴盛一时。随着历史的演变，陷于国难颠簸中的农民纷纷起义，特别是黄巾农民军起义失败之后，社会动乱不安。统治者需要寻求合适的思想武器，加强对农民的精神统治，使农民俯首贴耳地服从地主阶级的统治，而没有什么不满和反抗，因而鼓励和支持和尚致力宣扬轻视世俗的浮华，但愿来世共生西方极乐世界和因果报应的说教，向人们极力灌输抛弃尘世一切，看破红尘，求得精神超脱世俗的思想。总之，当时封建地主阶级极力支持大兴佛教的宗旨，是“劝告”人们放弃反抗，放弃斗争，多行善事，多结善果，以求来生的幸福。正因为如此，咸通十年唐懿宗，景德四年宋真宗、洪武十二年明太祖等封建帝王都降旨钦赐天童寺。

寺院门口站有十来个身分较高的和尚，每人的扮相都大同小异，剃光的头皮露着八颗戒痕，项颈挂着一串长到腹部的佛珠，披着茶褐色的袈裟，袖口约有两尺大，垂直时一直可拖到地面，所以习惯地总是拱着下手肢。他们一个个养得又白又胖，体形像是庙堂里的大鼓筒。见到皮老板下轿，和尚们拖着重重的脚步缓慢走来，合拱双手，口里喃喃念着“阿弥陀佛”，喜笑盈盈地把他们眼中的大施主皮老板和他的小老婆迎进庙堂，随即进天王殿焚香拜佛。众和尚有节奏地敲着木鱼、铜钟等法器，发出极为沉闷空虚的音响，心不在焉地念着单调的令人不解的咒语。

施璜虽然空手赶路，因精力不济，早被丢得老远老远，过了一小时后，才摇摇晃晃地赶到天童寺。他的眼睛瞪得圆圆的，现出一股寻衅的目光。一面喘着急气，一面恨声不绝

地责骂轿夫：“你们走得那么快，去刑场候斩呀！有心叫我跟不上轿子，听皮老爷的骂声，看来不给你们一点厉害，是不会认识我施爷爷的！”施璜满口喷着唾沫，随手抓起一根木棍，不问青红皂白，朝着轿夫林兴成当头打去。

陈金水眼明手快地赶了上去，猛地一个飞腿，踢得施璜踉踉跄跄地后退了十来步，跌倒在地，继而紧步赶上，拾起施璜打人的棍子，欲狠狠地教训这家伙一顿。施璜一看，不觉吓得脸如土色，跪地猛喊：“大哥饶命呀！皮老爷快来救救我呀！”

皮老板听得施璜惊恐万状的叫喊声，急忙赶来，见状勃然大怒，立即喝令他的保镖：“快给我收拾这个轿夫！”陈金水毫不示弱，一个箭步威武地站立当中，瞪大双眼，摆开马步，镇定自若地说：“谁叫他平白无故地打人！哪个还想逞勇，就过来吧！”那保镖露出一副冷酷凶残的面孔，张大大一双浑浊的狼一样的眼睛，冲着陈金水当面就是一拳。由于这个恶奴是用尽全力猛击过来的，陈金水刷地一个转身，使他扑了个空，随即顺势一拉，那保镖像是蛤蟆喝水似的跌了个闷地跤，嘴里啃满了污泥，鼻子碰得青肿，还流着血。那保镖恼怒之极，发狂地脱下身上的棉衣，从腰间拔出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，一声嚎叫，直朝陈金水当面刺来。陈金水扭转矫健的身子，神速地一个横扫腿，又把那保镖绊倒在雪地里，然后一脚踏住他的身子，夺过匕首，逼着他的脑袋吼道：“看老子今天收拾你！”皮老板吓得连声高叫：“好汉手下留情，饶他一命吧，我这里赔罪了！”陈金水见皮老板出来求请，便见好就收，轻蔑地笑着说：“下次谁再狗仗人势，大爷我决不饶他！”说得皮老板和保镖闷声不敢响。